

第四回 禍機深財未用時先喪命 天報速人才殺處早傷身

詩曰：

反覆人心總似棋，勸君切莫佔便宜。
魚因貪餌遭鉤係，鳥為銜蟲被網羈。
利伏刀傍多寓殺，錢埋戈側定逢危。
古人造字還垂誡，剖腹藏珠世不知。

話說楚雲娘辭了岑尼回城，只說與楚大男送殯去了，且按下不題。卻說這家人全福，與小溪合謀，假裝強盜，夜間將雲娘金銀劫去。全福因要脫身，遂將自己先掘雲娘埋下的包袱、皮箱等件，俱交付李小溪父子，連夜挑去西村家裡藏下。全福夫婦反來妝神做鬼，哭一回，叫一回，辭了雲娘，竟搬在李小溪家間壁，指望和他三七分那金銀，還不肯給他一半。尋思著：「這些個皮箱，封鎖的是雲娘自己的首飾衣服、金簪釵環，珠冠也有三四頂，連銀紐絲、紅繡鞋撇下的物件，俱在箱子裡，少說也值五七百銀子。那包袱裡南宮吉的官衣、杯盤、尺頭和那貂鼠披風兩三件。好少東西！慢慢的一件件取出，向當舖裡典些銀子，和李小溪合伙，卻不是一個現成的財主！」心裡想著，口裡念著，老婆商議著，甚是快活。況且新租的是三間草屋，一口廚房，小小的一個院子，還有一口井，好不方便。

過了三日，老婆說：「咱那包袱，趁今黑夜拿了過來罷。怕李小溪家婦女留了咱的針頭線腦，相厚間不好說，怕傷了和氣。」全福說：「你不知，李小溪原是咱老爹衙門裡人，極是義氣的。我照顧了他這一場富貴，他就十分昧心，敢做出這樣事來？還要商議做伙計開店，要拜交。你要的緊了，著他說咱小器，到看低了咱。」老婆聽了，便一聲也不言語。正是：

鼠狐同住原非伴，鸚蚌相持又有人。
謾道我謀偏巧妙，誰知他算更精神。

卻說李小溪那夜得了這注大財，喜之不盡，路上和兒子李大漢商議道：「這宗財真是天送上門來，又不費手腳，又不露眼目！」到家有五更天氣，悄悄叫開門。後園有個埋葫蘆的地窖，使上些草，把金子連匣盛著，用土埋好。又取出兩個大磁甕，把包袱、皮箱內首飾，弄的亂騰騰倒了兩缸：俱是明晃晃珠子、金鐲、金首飾、貂襖蟒緞，全家喜之不勝。

李小溪的老婆道：「你和全二叔兩個做的，難道不分些給他，咱就藏起來？還該留些給他，省的費嘴，傷了和氣。」李大漢道：「好容易的財帛到了咱手裡，再分給別人？犯了官，各人的賊名，誰替咱爺兒們不成！」商議了許久，李小溪因留下一個包袱，是南宮吉冬夏的官衣：一套是天藍雲緞員領，掛賽著虎補，綠緞襯衣；一套是懷素紗員領，沒有補子，月白紗襯衣；又是一件織的玉色緞子飛魚披風，原是胡太監送的；又是幾件舊潞綢豆黃色女衫、紫絲綢衣衫、對襟銀紅綾比甲、新舊兩件白綾花裙、兩上首帕、一對金裹頭簪子、兩隻銀挖兒——也重三錢多。還要拿幾件，李大漢攔住道：「夠了，各人家的財帛，難道是全福血汗裡掙的？和誰合的伙計，憑契取的銀子？有誰是證見交付與俺的？敢和誰說？他不過是南宮吉家一個毛奴才，主子趕出來，又領了外人，劫了他家主母的財物，他還敢聲揚出來？先犯了一個大罪名，才扳的別人！依著我，這幾件衣裳給他，還是便宜了他。他好說便罷，略敢有些閒言閒語，先打他個下馬威。這亂世裡，哄到沒人處，給他個絕後計，他一個窮老婆，還不知他漢子怎麼死哩！」幾句話，倒把李小溪點出殺人心，說動貪財膽。各自計較，藏在心裡不題。

那一日，李小溪見全福新搬在緊鄰，因在城裡買些肝肺板腸，與一大塊牛肉、二斤燒酒，殺了只雞，替全福暖鍋。請到小屋炕上坐下，安了一張低桌，兩人上炕，李大漢往來斟酒，接進菜肉來擺下，也就來炕沿上坐下。大家把門關了商議。李小溪先說道：「這銀子還好零使，只金子不敢這裡賣，不是臨清，就上東京去。這三百兩金子，少也要七八換，值二三千銀子。制下貨來，咱就在臨清開了青布店；咱兄弟二人，一個上南制貨，一個在店開張，不消二年，連本三合。這布貨是算得出的，又不零星，又沒有剩貨。」全福聽了，滿心歡喜，因接說道：「這布行生意好多哩！南宮吉家起手就是生藥鋪和布行得利。這臨清地方，三行生意，惟布行是上等。不拘有幾千幾萬布來，不消幾日就發脫了。都是兩京三邊上的大客人，湊來總收，各邊關上去賣，還掙錢哩。」說到快活處，燒酒一飲而盡。全福便道：「這幾日，弄得一個錢也沒有，天又冷了，還待要買幾匹布穿。不知那包袱裡有穿的衣服沒有，待取出來看看。」李小溪聽了，只管吃酒，也不答應。

李大漢又斟上一杯，全福又說道：「那包袱裡還有一包散碎銀子，是那日匣子沒盛了的，咱取出來糴下些米糧，過了年，咱兄弟們好出門做生意。把金子賣了，就不愁窮了。」李小溪聽了，又不答應。這全福悶上心來，也有幾分著急。

李大漢又來斟酒，全福一手接住鍾子道：「酒不吃了，倒是這黑夜裡沒人看見，把前日那匣子和包袱取出看看，大家記個明白。哥還收著，我那窄房窄屋的，也沒處盛他。只這包袱裡有舊衣舊裳，拿出幾件來穿罷，恁弟媳還沒有綿襖哩。」李小溪見逼的急了，妝做幾分醉，把眼乜斜看著道：「你這話通不在行！這個東西，可是一時間就拿得出來的？那一黑夜，挑到這裡，我通走的力氣也沒了，倒虧他一個，壓壓背背的擔將來。小人小家，有個人來，那裡去躲藏？惹出事來不是要的。各人擔著個死罪在身上，你還救不得我哩！」指著李大漢道：「虧了他，黑夜裡挖了個五尺多深的窖子，一頓埋了。蒼蠅墳子，敢銜你的一個米粒不成！我看你忙忙的，只怕人昧了你的。豈有此理！人也要有良心，終不成咱兩個就不做伙計了？依著我說，明日請個香紙來，咱弟兄兩人先明一明心，村裡關王廟設了誓。從今後，你我比親兄弟一樣，如有負心的，不得好報！到明日把門關了，只推不在家，咱兩個取開窖子。原說過的，我只要三分，別的你都拿了去。賢弟，你心下何如？」說的全福笑了，又吃幾杯酒，也醉了。各人散去。

全福到家，老婆接著，問他怎樣說了，全福就將明日取匣子分用、把包袱拿過來的話，說了一遍。夫妻都信李小溪是個好人，大家睡去不題。

到天明，李小溪先取了一件貂鼠披風，往城裡趙二官人家新開的當舖去當。只要十兩銀子，推說是一個過路的遠客，投在他家，托他來當的。原來在南宮吉家管當的伙計鄧三，自從南宮吉死後，見沒人做主，就轉投在新起家的趙二官人門下，照舊管當，在東門口裡，認得李小溪。接過皮襖來，看了又看，有些眼熟，一時只想不起來，秤了十兩銀子，給他去了。後來細想道：「到開春二月

人家那大娘的。這件披風，怎麼到他手裡？」又想到：「這等時勢，兵過搶城，誰家的東西沒失了。」也就丟下了。

卻說次日，全福早起，要與李小溪取匣子、包袱，走去叫門，沒一個人答應，連李大漢都出去了。問他老婆，說是趕集去了。全福坐等了一日，甚是疑悶。至黃昏，又過去問，道還沒回家。老婆道：「他這光景有些弔躲。這不是咱打的兔兒，送上門給他吃！將來這財物，還要費手。」全福半信半疑，只說他不像這樣人，便叫媳婦：「你過去和他老婆再要包袱，試試他的口氣。」

這全福老婆穿上布裙，一直走過牆西來，問李小溪家，推說討火，坐在炕沿上敘起話來，說道：「天冷了，沒有綿襖，那包袱裡還有幾件舊綢緞衣裳，要早些取出來漿洗漿洗。」那李小溪的老婆是個潑婦，極是不良的，把臉變了道：「沒的浪聲浪氣、放屁拉臊，精扯淡的話！誰是你家奴才，收著你家的包袱？半夜三更，敲門打戶，恁家漢子來，鬧的老娘一夜沒合眼，領了俺家漢子和兒子去，不知做的是甚麼勾當，還要俺家要包袱！恁的包袱，怎麼到了俺家來？：隨恁和誰說，人也不信有這樣事！」氣得個全福老婆把臉臘黃了，道：「嫂子不要這樣說，等大爺來家，當面招對。他原說今日來取包袱，我才來說。難道這些東西就昧了不成？也要個良心天理！」李小溪老婆接話道：「要有良心，有天理，就不做出這樣事了！」說得全福老婆進不來退不去，又不敢高聲爭嚷，怕人聽見。這全福隔牆聽著這邊亂炒，知道說不來，疾忙叫的老婆去，故意說道：「慢慢的講，你這樣小器！俺弟兄們分的甚麼彼此？」俱各不言語了。

李小溪父子吃的大醉來家，老婆細細告訴他說：「全福老婆來要包袱，著我說了一頓，閉口無言的去了。」

到了次日，全福過來，假妝出賢說：「老婆們見小，因取包袱險不爭起來。」大家笑了。李小溪過意不去，說道：「包袱是我取出一個來，今夜你先取去用著，等明日閒了，大家開窖子，好看東西。賢弟，你休娃子氣。你沒處收拾，到不如我藏的嚴緊。」全福也答應道：「且放著罷，甚麼大事。」

到了一更天，李大漢把包袱搖著，從牆上丟過去。全福夫妻滿心歡喜，又道：「李小溪還是個好人，我說他不肯負了咱這場好心。」打開一看，原來是幾件員領、兩三個舊綢緞小襖、幾枝簪子，還不值十數兩銀子。「這樣光景，難道就騙了咱這幾千金銀子去罷？」一面說著，一面又想：「如今變了臉，他只是一個不認帳，又不敢經官告理，不如還是好哄，哄的到手，各人自己做主意便了。」且不言語。

到了次年正月十五日，全福買了一副三牲，請了香紙，要和李小溪交拜賭咒。那李小溪等不的一聲，換了一件新青直裰，齊齊整整。進的廟來，上了香紙，各人賭了兩個味心咒，說：「誰要負心，誰先死了！」全福、李小溪平拜了。因李小溪大五歲，就稱李小溪是哥；李小溪叫全福是弟。到家又叫李大漢來，與全福夫婦磕了頭，稱作叔叔孀孀。從此且不言語。

全福見李小溪每日買酒買肉使錢，他卻一文也無，幾件官衣，又不敢拿出去當，忍氣吞聲，和老婆設了一計，道：「咱如今只說和他合伙開布店，去臨清買貨，他自然取出金子來賣。那時買下幾百筒布來，這便是藏不了的。他敢不分與我，那時節到官也不怕他，強似這金子是開不得口的。」夫妻議定。到明日，和李小溪說要上臨清去賣金買布的話。李小溪順口接說道：「賢弟，這識見高多哩！我才服你是條漢子。你終日指望要分這金子，你就怪殺我，我也不敢取出來。萬一事發，各人性命要緊。如今看個出行的日子，我和你人不知鬼不覺，你我腰間各帶一半，扮作走差模樣，背個黃包袱，說是兗州府上臨清下文書的。到臨清置了貨，開起店來。過兩個月，把他娘們僱輛車子，離了武城，往臨清住下，誰來問你！此計如何？」全福聽說，喜的當不得，道：「我說哥是好人。你弟婦他那知道哥這等小心，只說是不給包袱，聒的我耳也聾了。今日果然哥的主意極是！」忙叫李大漢借個曆日，看了正月二十八日，是出行開市納財的好日子，定於這日起身長行。全福心喜：「正中下懷！」不知此去吉凶，有詩為證：

結義穿箭入綠林，此中管鮑怎分金？

同行好作腰纏計，失卻頭顱沒處尋。

到了二十八日，全福穿了一件半舊半破的青衣，早起過來叫門。李小溪已和他兒子李大漢計較停當。只見他穿著一件烏青舊布坐馬小衣，腳上兩耳麻鞋，笑嘻嘻的迎出來。先關上門，忙請全福小屋裡去，拿出那匣子來，叫全福看：「可不是原封不動？你如今才知做哥的，托妻寄子，還要做大事哩！」一面說著，把金子分作兩堆。都是十兩一錠的，每人包起十五錠，放在搭包貼身底下。這李小溪還說收拾的不好，他包作三小包，兩肩窩上帶了兩包，腰間帶了一包。各人背個黃包袱，也不敢帶刀棍，只扮作下文書的公差。各人囑付了渾家，也不吃飯，喜喜歡歡上路去了。

走了兩日，天氣寒冷，路上吃兩鍾燒酒又行。原來全福不知這條路是上小河口去的，不是大路。李小溪領著，迤斜往西下去十里多路，一望都是河泊，沒有人家。全福也有些害怕，道：「咱不錯走了路了？我跟著老爺來接接院，那是這條路？」李小溪道：「你不知，這條小路近二十里，又無人走。咱身上帶著行李，敢走大路？如今響馬土賊極多，這條路安穩些。」說不及話，只見前面林子密密層層，一個人在那裡探頭探腦。行到林子裡，只見李小溪坐在石頭上道：「我且歇歇。」全福也坐住了。那時天色將落，沒人行走，只見林子裡鑽出一個人來，腰帶著刺心刀，手執齊眉棍，望著全福腦門劈來。全福赤手空拳，大叫：「好賊！」李小溪怕他走了，早一手採住。只見：

棍當腦蓋，迸的血漿直流；刀刺心窩，絞的肝腸稀碎。一個踏著脖項，用黃土填塞咽喉；一個按著胸脯，使白刃先割首級。叫不應頭上青天，即是閻羅追命鬼；現放著腰間黃物，這才斷送負心奴。綠林深處隱屍骸，青草坡前流熱血。

這才是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，借賊殺賊，鬼神之巧。

李小溪怕有人認得，割下頭來，林子後使刀掘個凹坑，用土埋了，使塊石頭蓋著。然後拖了屍首，在深草裡剝下那條月荅膊，將十五錠金子給李大漢帶在腰間，不敢久留，忙離了小河口林子裡。父子商議：「且不可回家，卻往那裡去好？」李大漢笑道：「你老人家怎麼當差來，這一時就糊塗了？咱有這些行李，父子二人上了臨清，把金子賣了，才好做生意。難道全福會做買賣，咱父子二人到不如個奴才麼？」李小溪聽了大喜，道：「有理！」就迤斜找上大路來。

此時天已黃昏，歇了一夜，明日又走。可霎作怪，只見一陣旋風，隨他父子亂滾，一直往北去了。這是臨清河口地方，來往官員客商極多。原來自金兵搶過，路上行商稀少，有一伙土賊起來，搶了村坊，和些大營的游兵做了響馬，約有二三百人，不時截路。那李小溪父子正走，只見前面起了一陣旋風，刮的對面不見人。風過後，只見有二三十匹戰馬，馬上人盡裹紅巾，看見李小溪父子走路，胡哨了一聲，就有一枝箭射來，先射中了李大漢的左腿，跌倒在地。到底是李小溪，久走江湖，知是響馬，就連忙解下一包金子，放在路旁地下，使腳蹴起土來蓋了。

早已人馬走到跟前，大聲叫道：「快丟行李，饒你狗命去罷！」二人跪在地下，苦求道：「實係云差，現有文書，並無財物。」

那馬上大賊信是公差，也就放過去了。怎奈步下土賊趕上來說道：「怎沒財物？這衣裳也是錢！」即將二人剝的赤條條。翻出兩大包，又一搭包，都是金子，忙稟知馬上賊，請他轉來看見。看個不了，因問道：「你這金子是那裡來的？」李小溪道：「是兗州太爺差送與按院老爺，要乾升的。賊們聽了，大喜道：「這等，樂得用！」叫聲「得財」，一陣風去了。李小溪父子二人，嚇得呆了半響，方拔去箭。赤手空拳走了幾步，望見馬去遠了，才蹙回身，取出埋的一包五錠金子來，忙依舊係在腰裡，父子面面相覷，李小溪因說道：「好薄命呵！」李大漢道：「這五十兩金子，也還值四百多銀子，家裡還有五百兩銀子，這些首飾衣裳也還有二千以外的財帛，也勾咱爺兒們過了，這不成是咱自家的東西。但回家去商議，怎麼哄全福的老婆，才得無事。」兩人垂首喪氣，慢慢再回大路。正是：

小路截來大路拋，烏鴉銜肉遇鵬鵬？

如今世路多如此，總替旁人先上腰。

此一去未知這剩下的金帛，李小溪如何享用，全福的這條死命，日後作何發覺。只因這一享用、發覺，有分教：

黃金索債，連累殺四條性命；

白手爭財，撮弄成冤家一處。

且聽下面分解。

[返回 >>](#) [隔簾花影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